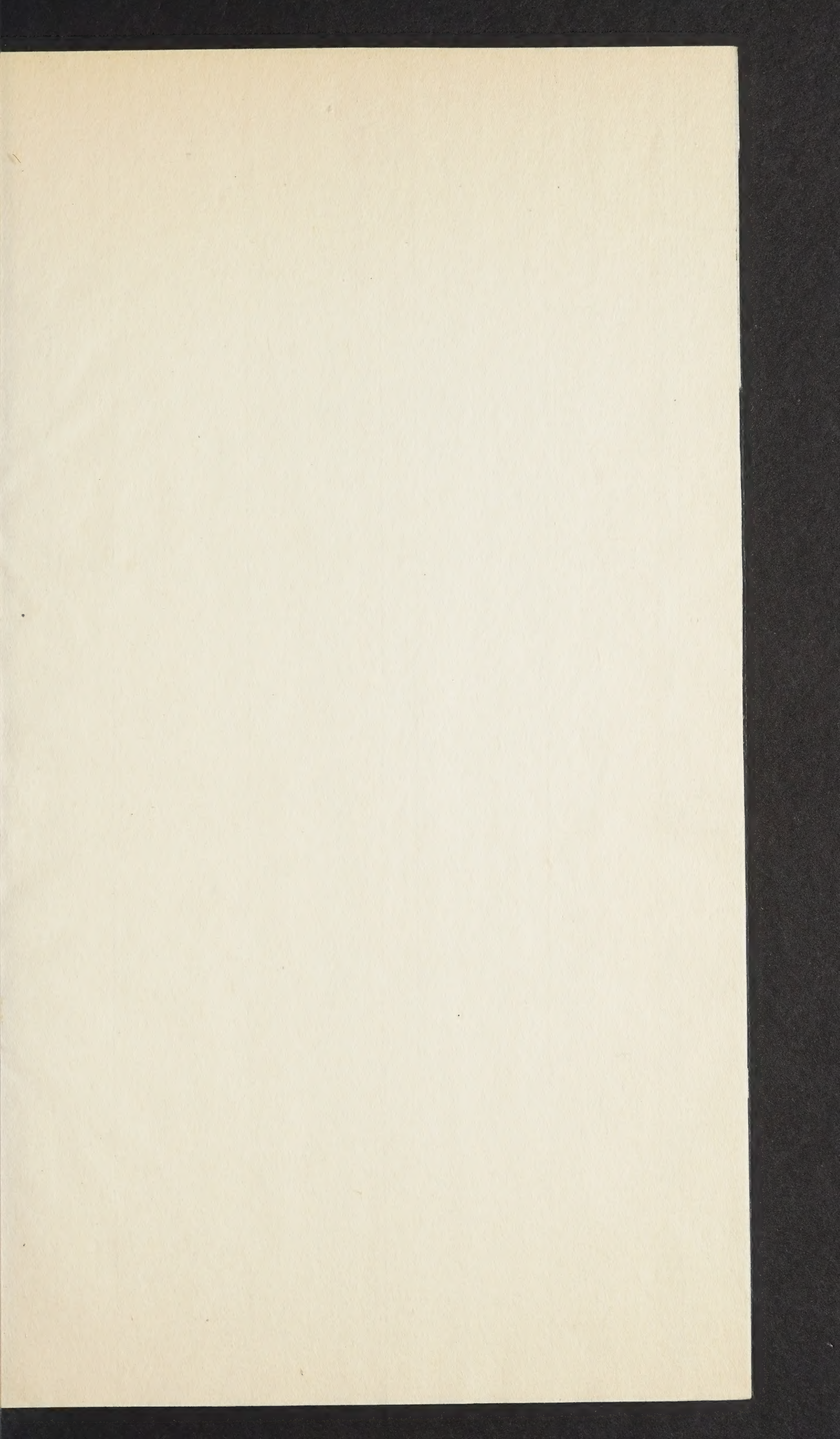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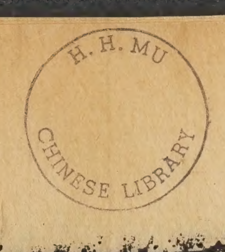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一

魏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道武

百官詔

明元

出宮人詔

大武

誅賞將士詔

辟召賢良詔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一目終

魏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顧在觀觀生　秀水朱天定道力

雲間許清徹介夫輯評　顧之萃宗之叅訂

句章陳裕廣生　陳祐天生

道武 姓拓氏諱珪猷明之子目有光耀廣顙大耳衆之登國元年即代王位天興元年議定國號曰魏

百官詔 天興三年十二月

詔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謀息而不起姦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陵上

替以號自定以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
暢議發家陪故釁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捨德
崇侈能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
忠義之道寢廉恥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
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禍敗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
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
世俗僉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
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然則官無常名而
任有定公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虛稱也

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爲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蓽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于覆餗蔀家矣故量巳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蹈而名立利之與名毁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可不以爲宜爵無補于時不可以爲用用而不禁爲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由鑒殷周之失葦秦漢之獘則幾于治矣

高古敦樸絕勝江東

明元諱嗣太祖長子母日劉貴人登國七年生于雲中天賜六年十月清河王紹怨逆太祖崩帝入

誅紹

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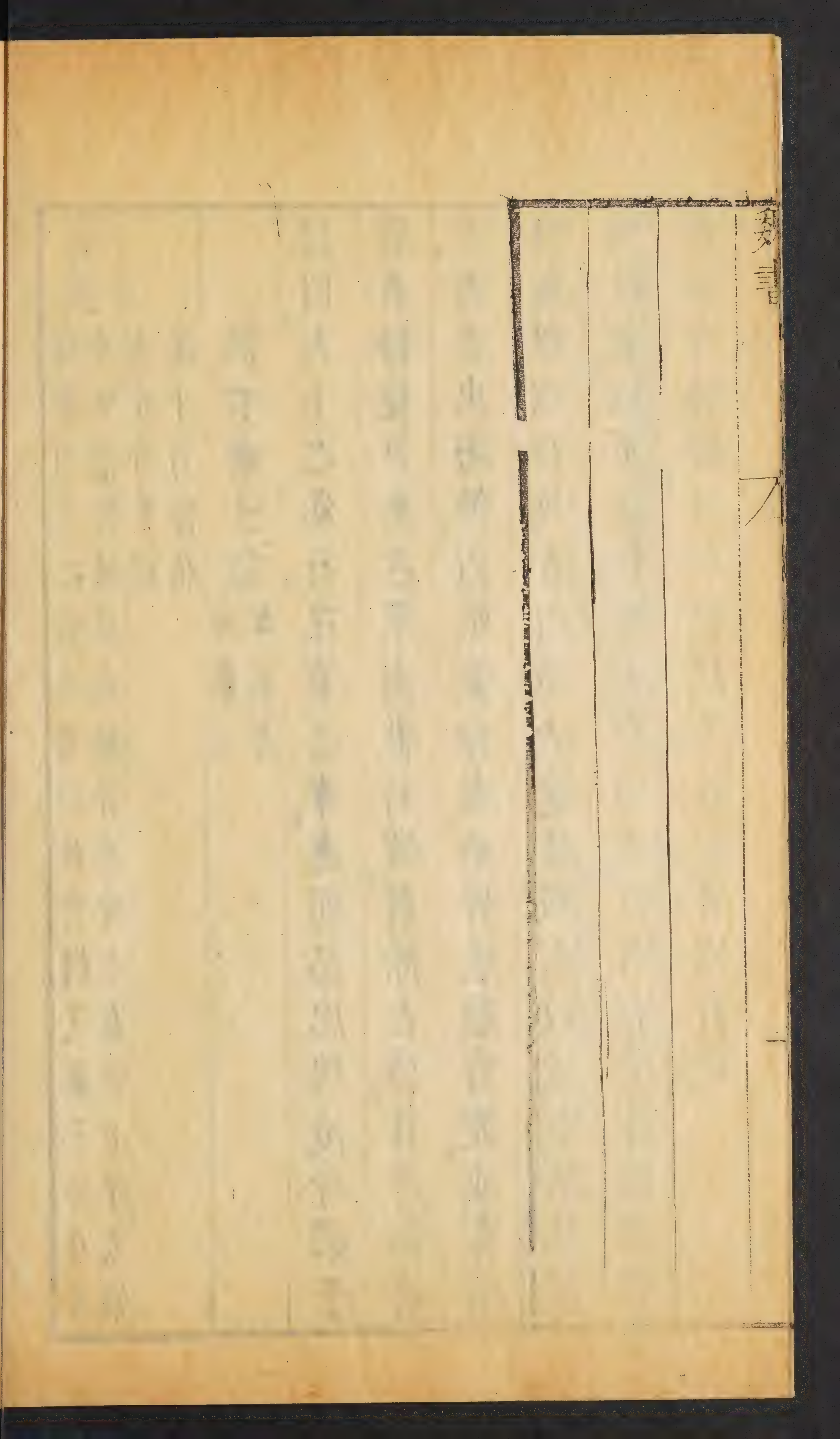
出宮人詔 永興三年春二月

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饑寒切已唯恐朝夕不濟所急者溫飽而已何假及于仁義之事乎王教之多違蓋由于此也非夫耕婦織內外相成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悉出以配鰥民

太武諱燾明元之長子母曰杜貴嬪天賜五年生于東宮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悅之泰常七年太宗有疾命帝總攝十月即位

誅賞將士詔 神䴥三年五月

詔曰夫士之爲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于時名揚後世矣近遣尚書封鐵翦除亡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追贈爵號或有蹈鋒履難以自效者以功次進位或有故違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國之常典不可暫廢自今以後以不善者可以自改



太武

辟召賢良詔 神䴥四年三月先是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

詔曰、朕除偽平暴、征討累年、思得英賢緝熙治道、故詔州郡搜揚隱逸、進舉賢俊、古之君子養志衡門。德成業就才爲世使。或雍容雅步。三命而後至。或棲棲皇皇。負鼎而自達。雖徇尚不同。濟時一也。諸召人皆當以禮申諭任其進退何逼遣之有也此刺史守宰宣揚失旨豈復光益、乃所以彰朕不德、自今以後、各令鄉閭推舉、守宰但宣朕虛心求賢之意、既至、當待

以不次之舉、隨才文武任之政事、其明宣勅、咸使聞

知

引賢如此乃與莽述異術者矣

文成諱濬恭宗之長子母曰閭氏眞君元年生于東宮少聰達世祖愛之常置左右正平二年十月

即位

遣尚書巡行州郡詔太安元年春正月

詔曰、夫爲治者、因宜以設官、擧賢以任職、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謗、若官非其人、姦邪在位、則政教陵遲、至于凋薄、思明黜陟、以隆治道、今遣尚書穆伏眞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于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于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

無方疏于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于刑也衆謗並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塗則爲法混淆昏于政也諸如此比黜而戮之善于政者褒而賞之其有阿枉不能自申聽詣使告狀使者檢治若信清能衆所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財斷察不平聽詣公車上訴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爲吏姦暴及爲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

漢魏以來未見此體調也

文成

牧守殿最詔 太安五年九月

夫褒賞必于有功刑罰審于有罪此古今之所同由來之常式牧守莅民侵食百姓以營家業王賦不充雖歲滿去職應計前逋正其刑罪而主者失于督察不加彈正使有罪者優游獲免無罪者妄受其辜是啓姦邪之路長貪暴之心豈所謂原情處罪以正天下自今諸遷代者仰列在職殿最案制治罪克舉者加之爵寵有愆者肆之刑戮使能否殊實刑賞不差

王者明爲條制以爲常楷

獻文（諱弘文成長子母曰李貴人太安二年立爲皇太子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和平六年五月卽位）

傳位詔（天安五年八月帝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

詔曰、朕承洪業、運屬太平、准岱率從、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澹泊、躬覽萬務、則損頤神之和、一日或曠、政有淹滯之失、但子有天下、歸尊于父、有天下、傳之于子、今稽協靈運、考會群心、爰命儲宮、踐昇大位、朕方優遊恭已、栖心浩然、社稷乂安、克廣其業、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沖子、以答天休、宣布寓內、咸使聞悉、

權勢所在父子難言獻文此舉遼絕遠古矣

孝文諱弘獻文長子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生于平城天地氤氳和氣充塞顯祖尤愛異之太安五年八月即位

祠孔子詔 延興二年二月

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

事致敬令肅如也牧司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

孝文

貢舉詔 延興二年六月

頃者州郡選貢、多不以實、碩人所以窮處幽仄、鄙夫所以超分妄進、豈所謂旌賢樹德者也。今年貢舉尤爲猥濫、自今所遣、皆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

魏世文詞俚俗可厭。魏收身任史事、其所撰著尤爲粗鄙。然一代命令渾厚古穆、珪嗣之世、繇來已然。即非主出、爲者何人。信魏之無文、皆收取舍失衷所致已

文帝

與吳質書

質字季重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出爲朝歌長後遷南城令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書曰、李仲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

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凄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

猶不失其文帝之才自居陳思之右

存文

條禁諸州刺史詔 承明二年十一月

詔曰懸爵于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于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姦究之聲屢聞朕聽朕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翰群司敷德宣惠以助沖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于祖宗百姓見德于當

司有司明爲條禁稱朕意焉

孝文

澍雨詔

承明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咸秩群神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

詔曰炎陽爽節秋零卷澍在予之責實深懍懍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靈鑒誠款曲流雲液雖休勿休寧敢懲怠將有賢人濫德高士凝棲雖加銓採未能招致其精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予不及又邪佞毀朝圖唯治蠹貪夫竊位大政以虧王者彈劾不肖明黜盜祿又法為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

條奏朕將親案以時議決又疾苦六極人神所矜宜時甘恤以拯窮廢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明加矜恤令得存濟又輕遥薄賦君人常理歲中恒役具以狀聞又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達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又京民始業農桑爲本田稼多少課督不具以狀言

方其不再來盡其誠及其既再莅盡其敬事夫如此庶乎謹爾

孝文

酬賚徐謇詔 承明二十二年高祖懸瓠其疾大漸馳驛召謇下治大驗内外稱慶乃下詔酬賚

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華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輪忠妙俱至乃令沈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効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疢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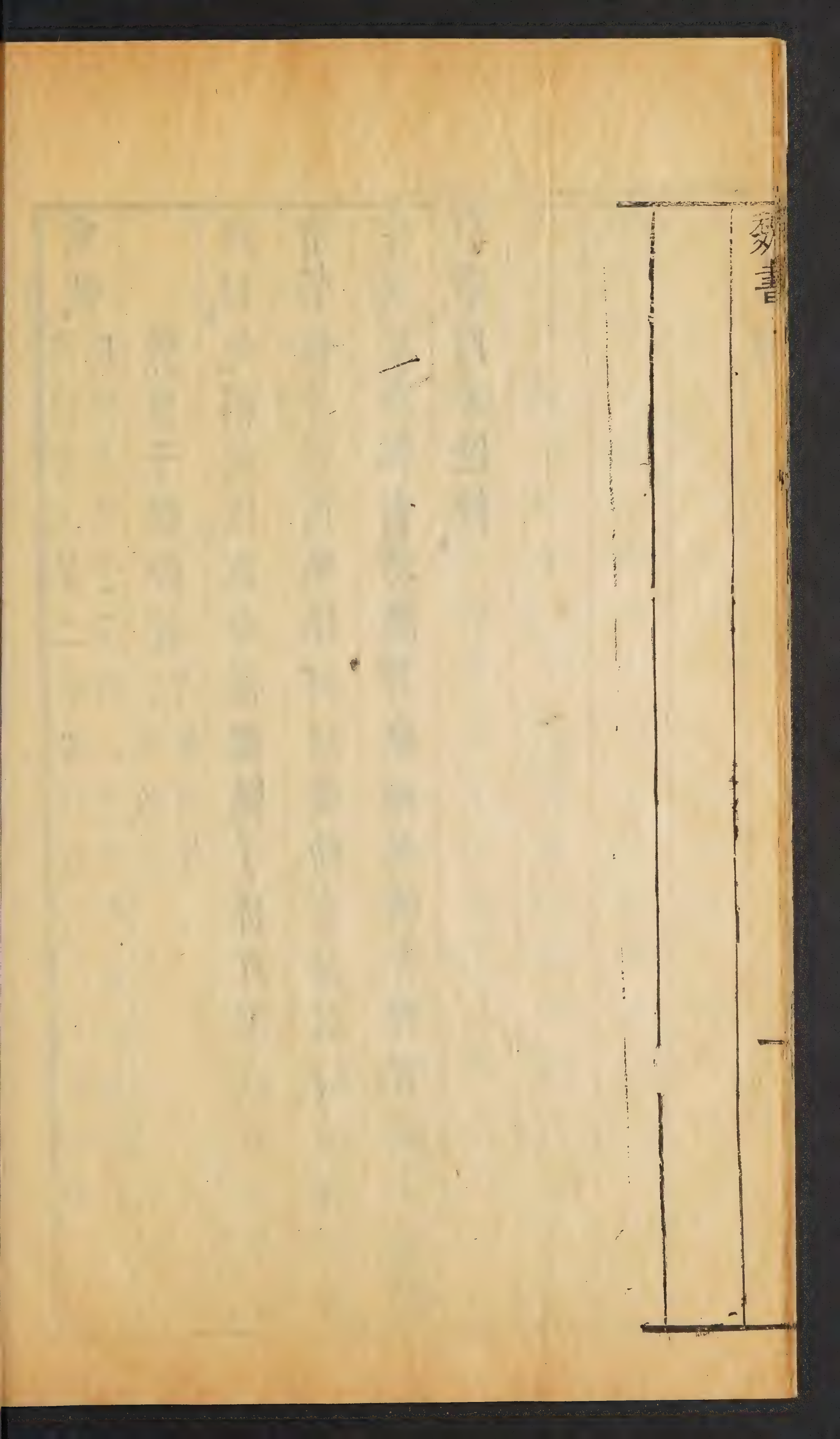
朝錢爵大墜況疾深於釁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群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遷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闕二字準舊量今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

魏之諸詔必有可觀是何在下之多拙也

宣武諱恪孝文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太和七年閏四月生于平城二十三年夏四月即位

勳臣子孫銓授詔 正始二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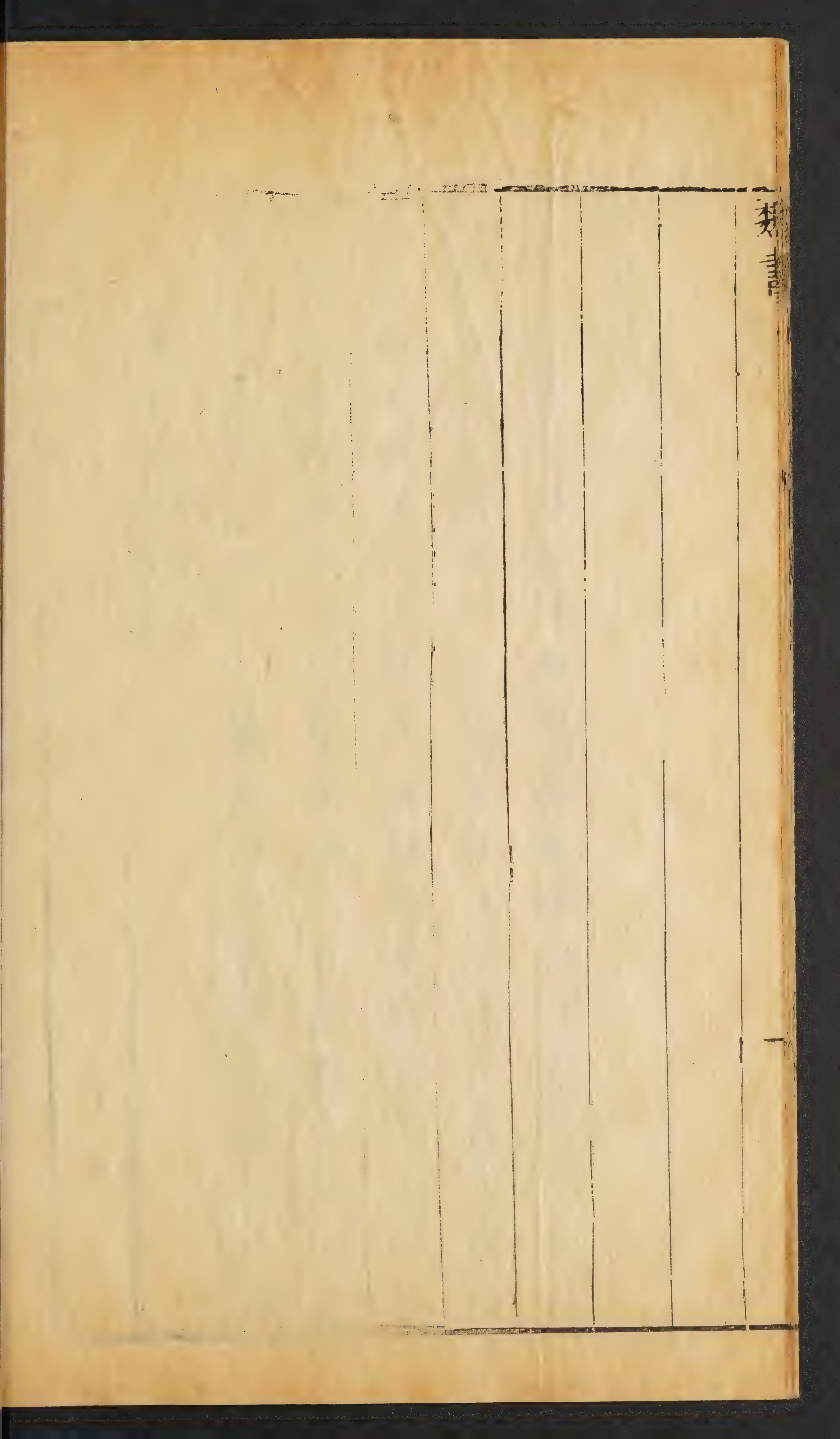
詔曰先朝勳臣或身罹譴黜子孫沉滯或宦途失次有替舊流因而弗採何以奬勸言念前績情有親疎宗及庶族祖曾功績可紀而無朝官有官而才堪優引者隨才銓授



宣武

求言詔 正始三年二月

詔曰、昔虞戒面從、昌言屢進、周任諫輔、王闕必箴、朕仰纘鴻基、伏膺寶曆、思康庶績、一日萬幾、是以側望忠言。虛求讜直。而良策弗進。規畫無聞。豈所謂弼諧元首。匡救不逮者乎。可詔王公已下。其有嘉謀深圖。直言忠諫。利國便民。矯時厲俗者。咸令指事陳奏。無或依違。



宣武

罪枷杖違制詔 永平元年秋七月

詔曰、察獄以情、審之五聽、枷杖小大、各宜定準、然比廷尉司州河南洛陽河陰及諸獄官、鞫訊之理、未盡矜恕、掠考之苦、毎多切酷、非所以祇憲量衷、慎刑命者也、推濫究枉、良軫于懷、可付尚書精檢枷杖違制之由、斷罪聞奏、

宣武

彭城王勰辭位詔　景明年

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旣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王、曷嘗不頼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陰陽、彝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已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沖年、纂臨寶曆、實頼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承兼將相以綱維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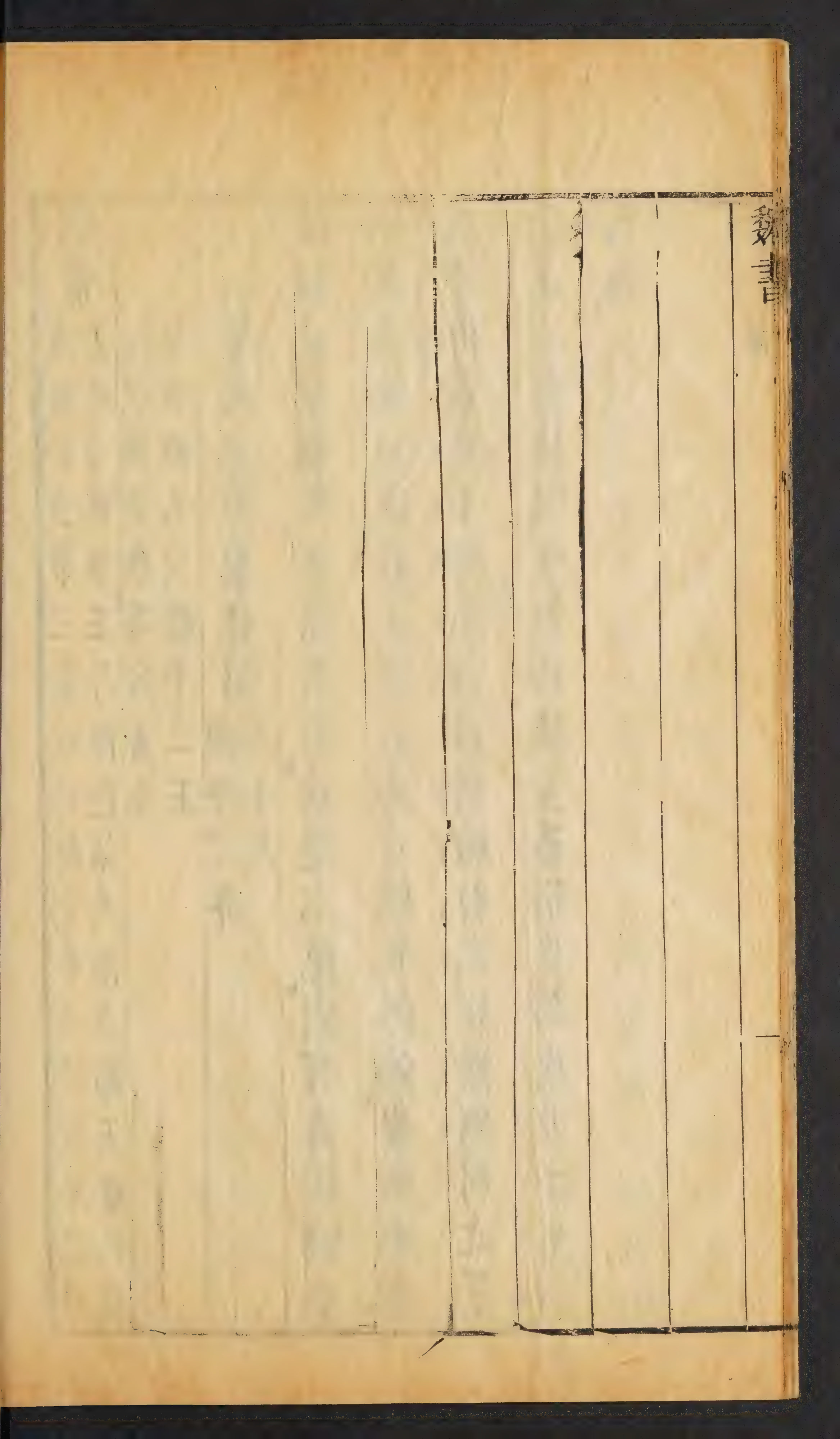
但逼奪先旨、憚違沖挹、俛首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虞燮玆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淸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絕獨高。可遣侍中敦諭。

孝文于勰友愛篤至、臨終詔宣武曰、聽其辭蟬捨冕、遂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飜疑姬旦之聖、然宣武卒不能全勰也、非獨殺叔、亦以無父矣

明帝諱詡宣武第二子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
生延昌四年正月即位詔大保高陽王雍決庶
政任城王澄爲尚書令
百官總己以聽于二王

停遷北京留任詔 熙平二年冬十月

詔曰、北京根舊、帝業所基、南遷二紀、猶有留任、懷本樂故未能自遺、若未遷者、悉可聽其仍停、安堵永業、門才術藝應于時求者自別徵引不在斯例周之子孫漢之劉族遍于海內咸至蕃衍豈拘南北千里而已哉、



明帝

禱雨詔 正光三年六月

詔曰朕以沖眇夙纂寶歷不能祇奉上靈咸延和氣致令炎旱頻歲嘉雨弗洽百稼燋萎晚種未下將成災年秋稔莫覬在予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嶽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肅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隨應薦享上下群官側躬自厲理寃獄止土功減膳撤懸禁止屠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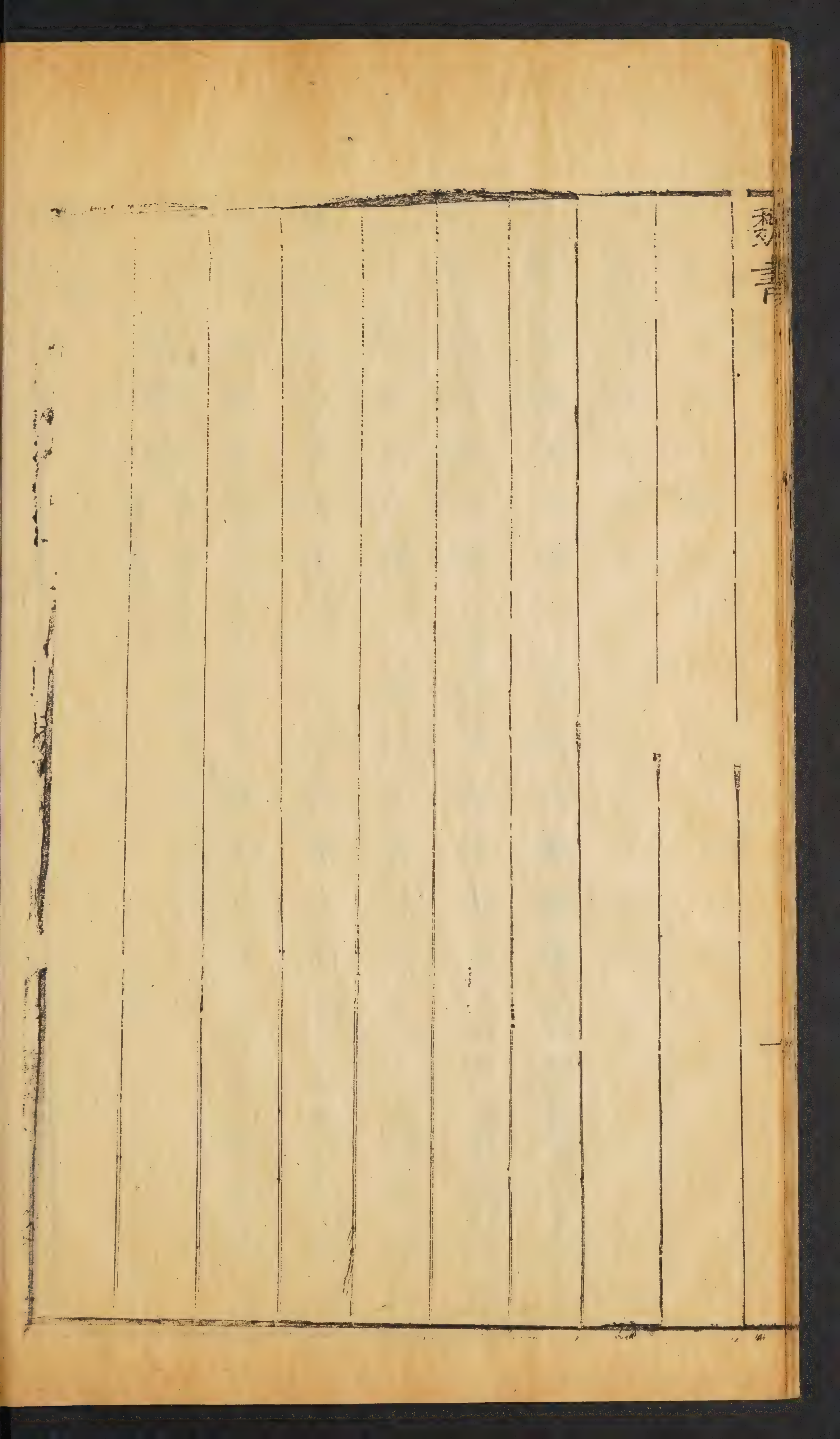
罪狀元乂劉騰詔 孝昌元年夏四月

詔曰朕以寡昧夙承天歷茫若涉海罔知所濟寔憑宗社降祐之靈庶勉幼志以康世道而神龜之末權臣擅命元乂劉騰陰相影響遂使皇太后幽隔後宮太傅清河王無辜致害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橫被夷滅右衛將軍奚康生仍見誅翦從此已後無所畏忌恣諸侵求任所與奪無君之心積習稍久不臣之迹綿事彌彰蔽耳目之明專生殺之柄天下爲之不虞

四郊由兹多壘此而可忍孰不可懷雖屢經赦宥未容致之于法猶宜辨正以謝朝野騰身既往可追削爵位乂之罪狀誠合徽纆但以宗彼舅戚特加全貸可除名爲民

舉賢詔 孝昌元年三月

詔曰。選衆而舉、其來自昔、朕纘承大業、綜理萬幾、求賢致治、心焉若渴、知人則哲、振古所難、宜博訪公卿、採茲聲實、可令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人各薦其所知、不限素身居職、必使精辯器藝、具注所能、然後依牒簡擢、隨才收敘。庶濟濟之美、無替往時、謇謇之貞、有申之歲。



出帝諱修字孝則廣平王懷第三子中興二年四月安定王自以疏遠未允四海之心請遜大位齊獻武王與百寮會議僉謂太祖不可無後奉王即位永熙三年爲斛律斯等迫脅出于長安

即位赦詔 太昌元年

詔曰否泰相沿廢興互有玄天無所隱精靈弗能諭大魏統乾德漸區寓牢籠九服旁礴三光而上天降禍運踵多難禮樂崩淪憲章漂沒赫赫宗周翦爲戎寇肅肅清廟將成茂草胡羯乘機肆其昏虐殺君害王刳割海內競其吞噬之意不識醉飽之心自書契以來未有若斯者也大丞相渤海王忠存本朝精貫

白日、爰舉義旗、志雪國恥、故廣阿之軍、貔虎奮氣、鄴下之師、金湯失險、近者四胡相率、實繁有徒、驅天下之兵、盡華戎之銳。桴鼓暫交、一朝盪滅、元兇授首、大慝斯擒、揚旆濟河、掃清伊洛、士民安堵、不失舊章、社稷危而復安、洪基毀而還構、朕以託體宸極、猥當樂推。祗握寶圖、承茲大業、得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識攸津、思與兆民同茲嘉慶、可大赦天下

元雍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眞率素或年器晚成也

考陟法表 世宗時雍領太尉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

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玆高選、既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鎭、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士之輩、未必悉賢、而

考閑以多年課頗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析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于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于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獨絕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青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抱槩屈之辭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勉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即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即慶之賚不以祿微加

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待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
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
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
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
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
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爲羽林、弁
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

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今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于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慼、寃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奬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以此

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
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
流外刋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以其威
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啓云爲法者施
而覩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
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宜懷怨者衆臣竊覩之亦謂
不可有先國典改之何難

殽雜混濁之平得此不啻出金于沙

孫紹

修律令表 與常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

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虢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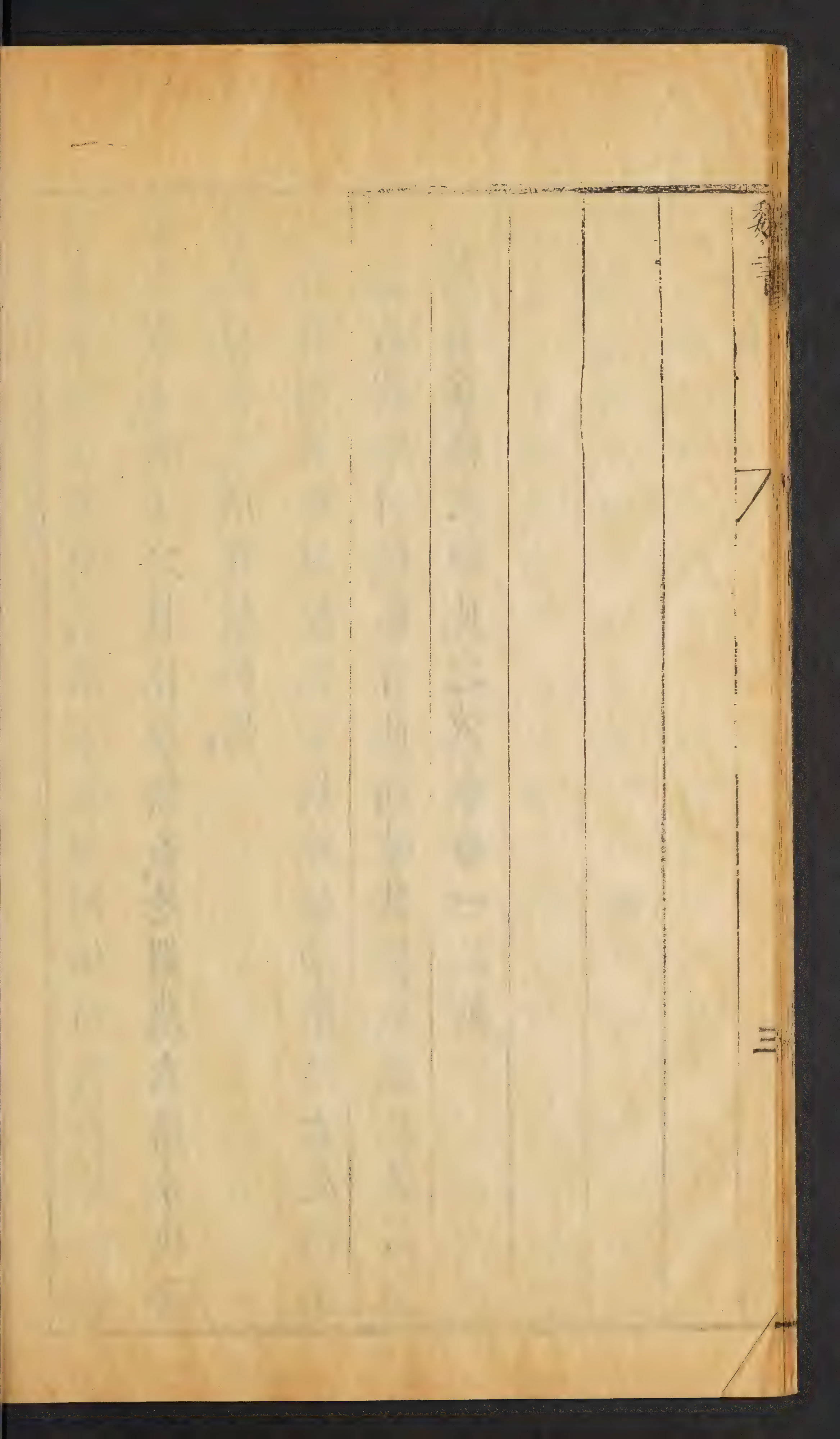
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淸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眞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托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

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疆敵窺時邊黎伺隙内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鎮邊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横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洿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洿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

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得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置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

若今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

晉祚剝喪，中原陸沉，士民流徙，學業荒亡，及魏氏之興，彼雖自傳鴂音，此尚蒙其獷氣，遂使文詞削色，百歲無光，如此之流，未易一二見



蕭寶寅 字智亮寶卷母弟也封建安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寅穿墻夜出具小船于江岸晝伏宵行至壽春之東城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畧賣生口也

考績表 正光二年爲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

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

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于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爾諧。讓稱僉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

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駮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

家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
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遷復
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
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
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
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
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令厚
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
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

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實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慇懃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克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積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

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諸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

淸甦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于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瀓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

逕本之路。杜挠敝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槱載煥矣。

寶衔以孤童子國亡家破徒步竄亡未及就館請乞斬衰可謂明智有禮身既顯重立言立事蓋將有以師徒數衆疑間既成稱號舉兵所謂倒逆臨訣之際魏所娶之主率其男女就哭盡哀貌色不動烈丈夫矣哉

張爽字虞賓清河人性公謹有風氣歷覽經史高祖
初襲祖平陸侯爵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聘高
上無所顧忌愛好知巳輕忽
下流非其意者覗之蔑爾

歷帝圖表

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
藉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普其幽獨深未盡其
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誡故堯稱則天設謗
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
規之言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
自改眷眷於懈往之衝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

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而孤鬱。伏惟
太祖撥亂。奕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函夏。顯
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
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
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氊頭
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
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既明。武功亦匪。猶且發明
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祀史陳辭之日。況
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過以小

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待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不追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

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帝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鴟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字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沉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人家貧好學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著作郎與李彪參撰國書高祖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

諫登佛圖表 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

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祗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陵臣庶惶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殲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酬祭廟出欲御

樓船辥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愼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承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繢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閹妾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愼或忘懼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

聚與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異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覩端兆變起倉卒頓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十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

攄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慶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奏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益心信爲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實踈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俯御僧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搆已興雕絢漸起紫山華臺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污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匯教闡悟不其

胡后雖亂能受盡言就令不從猶加慰諭從來垢婦必大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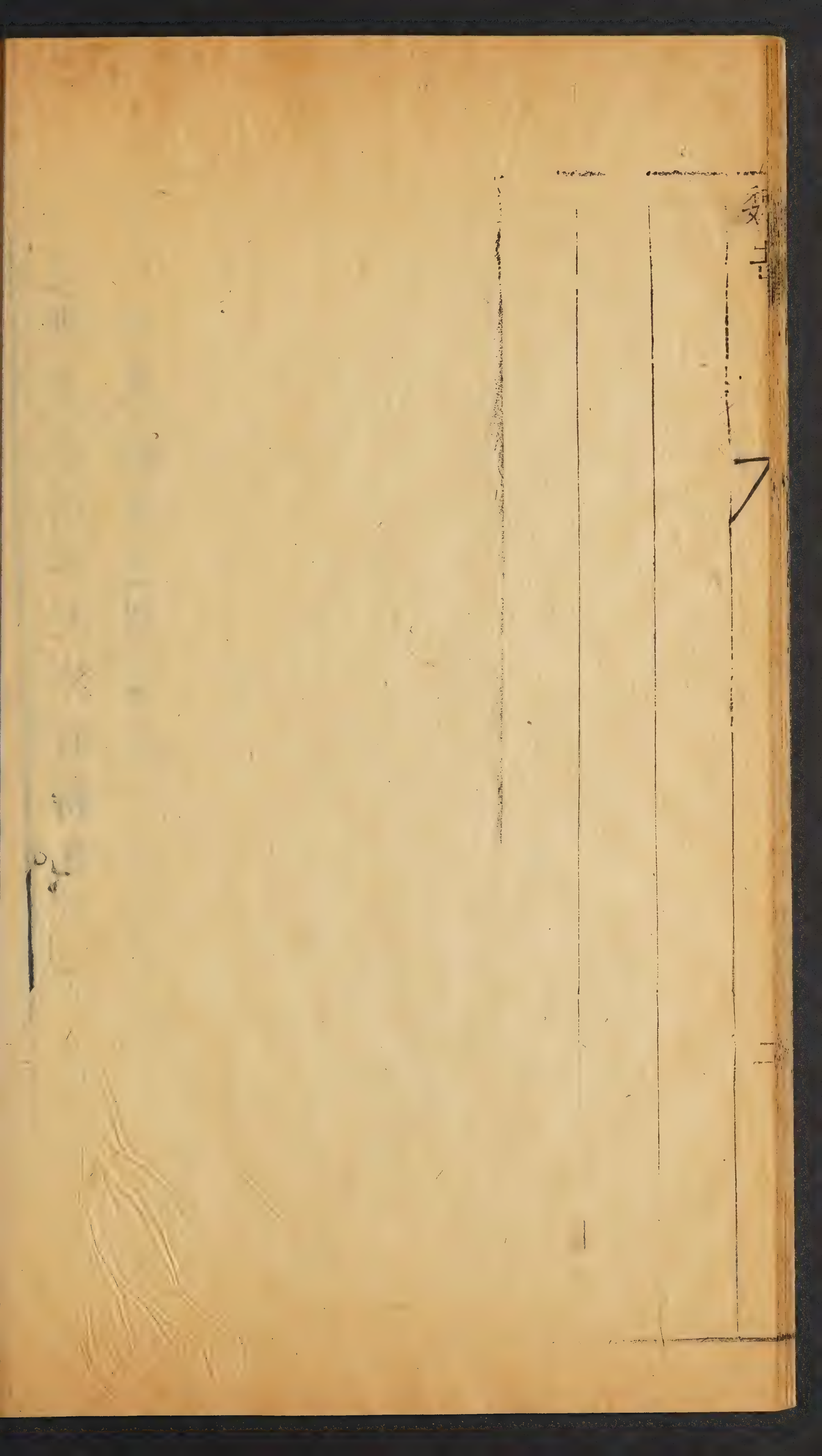
辛雄字世賓隴西人有孝性涉獵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孝昌元年元法僧以城南叛詔雄副太常元晦乘驛催帬

軍令賞罰疏上疏雄在軍

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

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
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
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
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决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
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
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
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
難可殄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
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

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旣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輙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元遥字太原京兆王子推子有器望

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

除屬藉表

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藉遥表

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于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

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浪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睠、此皆先朝殷勤、克志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百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山河、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

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
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
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寄之中便議此事
實用未安

帝者子孫五世絕籍前所未聞其時議定刑律父
爲母殺子告者死諸此錯謬詭怪不一豈非鷹覷
不除梟音難化者哉

不與元舍者叔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請甯之處在
心未志行道之悲慘然已及其請封者身亡之日三
年服終緣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容之中便議此事
賞用來安
帝者凡孫王世絕嗣前所未聞其府議宣付史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曄爲齊州中水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

奏記任城王澄

澄爲雍州啓普惠爲參軍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馬射普惠奏記

奏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敘五服六術等哀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

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問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揖人於射為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肆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

功表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貍首之章，宣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惟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黨言之責，則芻蕘無

遺歌與人有獻誦矣

文有骨力如此又絕勝江左矣

張普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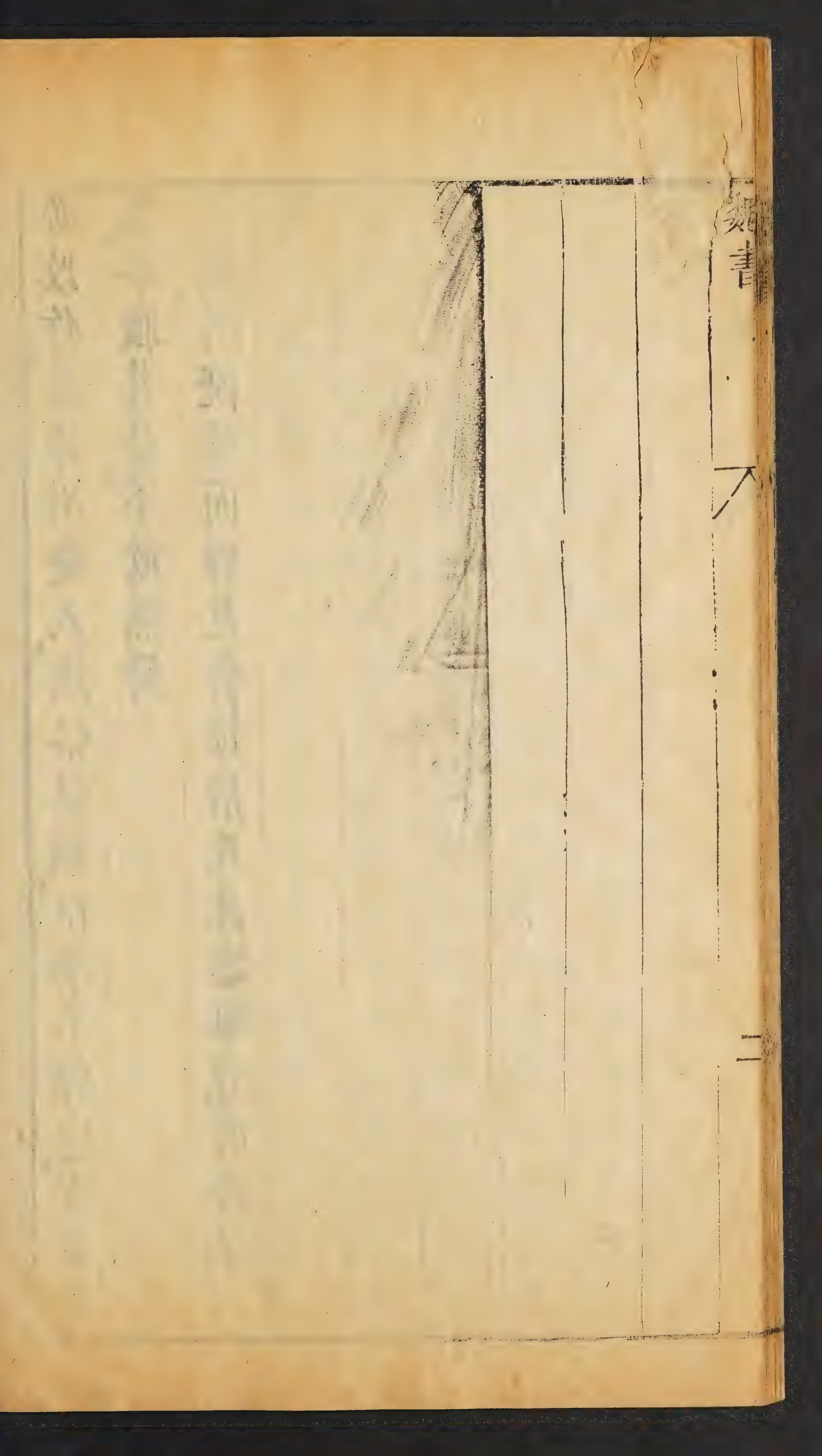
論崇佛法疏 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普惠上疏

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紀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

首於外玄寂之泉遨遊於內慾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導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理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與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

必改作、廢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

魏明既稚而弱見脅毋后凡此之舉豈所得專



楊恭之字道穆行字于世學涉經史非名儁士不與交結

改鑄表時用錢稍薄道穆表

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故鑄四銖至武帝復

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所云錢之值若金之值雖賞不爲者也古人先得此意

王椿字元壽晉陽人少以父任拜秘書中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

風雹疏 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

疏曰伏奉詔書以風雹厲威上動天聰訪讜辭于百辟詔與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綍綸祇承兢感心爲靡厝伏惟陛下啓籙應期馭育萬物承綴旒之艱運纂纖絲之危緒忘餐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慇茲荼蓼永濟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爲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雹者氣激陰陽有所交諍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之所致也

昔澍雨千里實緣教祀之誠炎精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容發徵豈諺應誰謂葢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振窮省役使夫滋水沒川之彥卑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罔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巖巖廊署無不遇之士恡恡惸獨荷酒帛之恩則物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鴈之歌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抃

王㪍私侍文明富貴殁身文有能子何多幸也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人魏司徒暨之後司馬平西府錄事參軍劉裕父名翹字顯宗于是延之字顯宗名子爲翹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興太常二年與司馬文思來入國

報劉裕書劉裕率伐司馬休之未至江陵密使與延之書招之延之之報之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

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恠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于古人中求耳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

矣以平西之至德寧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

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于地下不復多言

此人以列晉傳此書亦載宋紀然用心如此此即兆

走胡南走越無所傷屈也

元熙字眞興獻武王英子好學俊爽聲著于世

延昌二年襲封歲中除東秦州刺史

初熙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刘騰元乂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爲其長史柳元章執置高樓將死與知故書

與知故書

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殿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殿前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于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

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爲身而已吾何言哉

胡后之亂亦可以廢元乂之專亦可以討然熙之此舉懷清河猘賢之私淫后畜養之恩耳非大義激中無爲爲之者也臨命之言志悲而才見矣

高允字伯恭渤海人少孤夙成有奇度推財與弟爲沙門未久而罷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神䴥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

徵士頌序 允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舊懷人作徵士頌

夫百王之御世也莫不資仗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

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冑著聞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非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敘于懷齊衿于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殂殁在朝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爽少而嚴正有志槩未嘗見其有寬誕之容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

六經略注序

時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教授門徒七百餘人教授之暇遂六經畧注以廣制作

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

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

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焉

時儒業不顯傳亦寥絕夫以酈道元之該覈不置儒林之苑而別傳酷吏又止以殺藩王倖人于曲赦後一事實之此史尚其可信哉

房景先 字光胄清河人法壽族子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太和中解褐太常博士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嘆其精博

五經疑問 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

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穎發華渚水運告昌瑤光啓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既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改既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禎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鮌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扆四方。神積者郊原斯主。是以則天不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鮌旣罪彰于山川。受殛于羽裔。化質與鱗甲爲群。銘精不能上乘箕尾。而厚尊配于國陽。當升煙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鍾爲介蟲之樂。奉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緜泯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德陽之運、不思理數之有

時、黜元功于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于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昔。

問、湯剋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爲亡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爲主。道協無爲。天地自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咸秩、升后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祇偏牲奠之享。就如吉之稷禀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乎乃考之咎。殷鑒致誠。

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黃剖判。人道爲尊。含靈佇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啓徵。大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善終。順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巳日之美。豈可兆巨衅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恐之字闕一求之反衷。未識理想。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爲明竁焉。曰、王道貴

[illegible]生尚恩。嵩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禮經

實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殷禮不輟三監亂德蔡叔猶存罪莫極于無上逆莫甚于違天行大辟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于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戾受淪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自重既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嬪異門爲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恩之有方𥟖服是追哭于野哭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恩制。禮循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緦尊者。以戚非天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已。但正體于下。可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縓練之後。纕絰已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況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予之實。尚改縉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為不可。曰、受無從天。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禍傾合巹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翼四方。

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貶達以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朝臣不宜糾既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介丘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饗之處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以降始見其文揖讓之胄禮不上通昬瘉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道相承乾無二統純風既誠玄牡肆尊禮不虛華處昭異問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

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于周典僖公魯之盛君告誡虔祀穆卜逆吉而休徵不至若推咎于天則神不棄鑒歸愆于人則頌聲宜替既命龜失辰靈威弗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卽傳所言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尚書胤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于房、日衡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啓辰次舍無代履端屢孫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和升準徂節使厤數應時

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即官閒豕。容可為愆。玄象一差。奉成巨戾。且抄秋豈四星之辰。授衣非合璧之月。歛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暫差。便遘殄絕。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舉。將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為愆咎。今同之辰而為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釁。推步不一。容可如之。若適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因。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為忌也。朔亦應為災。如不

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禀靈天地。資識未形。齊生死于一同。等榮辱于彼我。孔子自生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既修。素王斯著。方典吾已之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達之理無乃缺如。

讀書如此古之聖人爲之哭泣矣未見其全以此

爲淚

良吏傳序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儒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瀉、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

悛、而由綱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祖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群、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魏書傳論

逸士傳論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夸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恩倖傳序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瀹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毋呂雜穢兩國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

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閒宣淫、殆無忌畏、豎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淆然、至於傾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爲疾群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修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焉、

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須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黙乎

崔浩奇才不好爲文李彪者作俚言時出高名之辭每多胥襲斯文慚荒何其劇也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二

北齊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文宣

立儉條詔

併省州縣詔

樊遜

對制

對制

對制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二 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三

周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文帝

下朝士令

閔帝

命使省視風俗詔

明帝

造周曆詔

武帝

敦教化

盡地利

擢賢良

卹獄訟

均賦役

庾信

哀江南賦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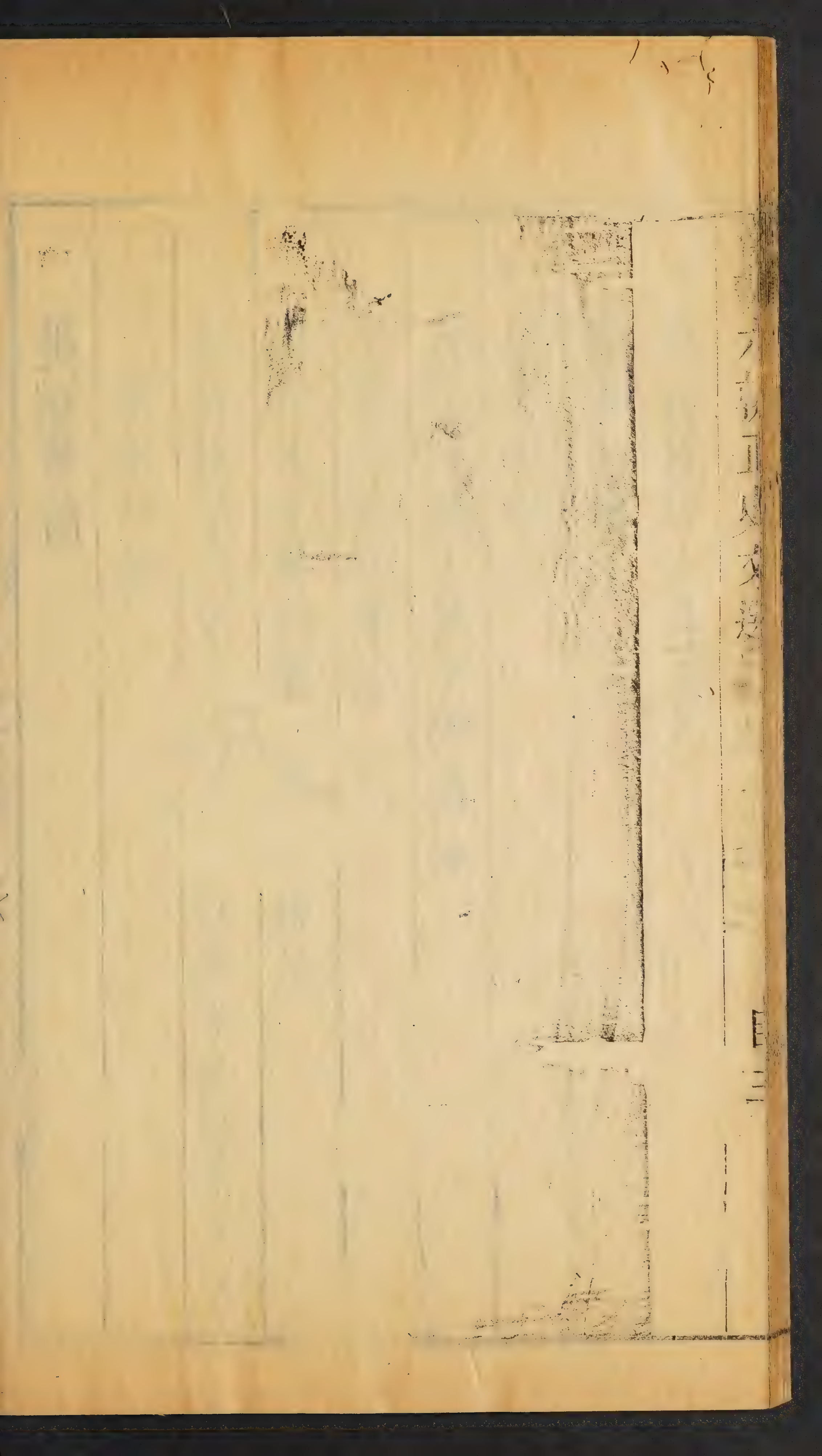
武高紀論

文閔明武宣諸子傳論

異域傳論

匡衡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三目錄

[illegible]卷之二十三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四

隋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高祖

后妃傳論

梁王彥字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冑傳論

西域傳論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二十四　目終

北齊書

雲間許清胤介夫輯評　古鄞陳元亮寅倩
顧在觀覲生　姜思達爾兼參訂
句章陳裕廣生　陳祐天生

文宣諱洋字子進南直歡第二子世宗澄母弟魏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親總庶政務崇寬厚魏詔進帝齊郡王加九錫奉皇帝璽綬禪代

立儉條式詔　天保元年

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

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逾出爲奇後以遍
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往弊
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

文宣

併省州縣詔 天保七年二月

詔曰崑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為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于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于天次王公國于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為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

多門衣冠道盡黥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頹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巳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為煩損害公私為弊殊久既乖為政之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

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丁戶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内賓三江廻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别制

文宣受命初政厲圖雖未雅馴詔書屢下及乎罔念既作寂爾無聞終齊之世遂耿可採

樊遜字孝謙河東人性至孝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常服東方朔之言避世金馬何必深山蒿廬之下

對制 問升中紀號 天保五年梁州表舉遜爲秀才

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于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刊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剱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

始從伯陽之說、至于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于前、徒穢紙墨、袁準發論于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啟聖之期、茲爲昌會、然自木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絕貢、我太祖收寶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屆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昌既受命、發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畧、馬多冀北、將興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

長洲而濫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關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驤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

千千載。昔。令。馬。見。不。死。于。陽。尚。在。便。欲。桒。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樊遜

對制 問求賢 審官

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三驁禮賢將收實用一毛不拔復何足取是以堯作虞賓遂全箕山之操周移商鼎不納孤竹之言但處士盜名雖云久矣朝臣竊位蓋亦實多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故山林之與朝廷得容非毀肥遯之與賓主翻有優劣至于時非蹈海而日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吉恥從衛亂

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自我太嶽之後、克廣洪業、禹至神宗、舜格文祖、陛下受天明之命、光華日月、爰自納麓、乃格文祖儀天地以設官、象星辰而布職、漢家神鳳、旣用紀年、魏氏青龍、蓋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所以畫堂甲觀、脩德日新、廟鼎歌鍾、王勳歲委、循名責實、選衆舉能、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論、昔百里相秦、名存雀籙、蕭張輔沛、迹在河書、今日公卿、抑亦天授、與之為治、何欲不遂、未必稽首天師

方聞牧馬之術膝行山上始得治身之道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乙日通奏周昌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自含弘高懸王爵唯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趙壹負才位終於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坼而還斂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愧

高氏相傳不知文義封章遂絕渙汗不流猶然徇彼虛聲得茲策對其義雖正其言雖直亦何足解

樊遜

對制 問釋道兩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爲稱謂。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祕錄、三尺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東之談、求之如係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欒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可期、祭鬼

求神。庶或不死。江璧既返。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劉向之信洪寶、沒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為不相又、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燒劫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置世界于微塵。納須彌于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藥王燔軀。波斯灑血。假未能然。猶當克命、寧有改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翦墜。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屈巳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鷰，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烏，想和風而杓轉。以周都洛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寬歸豊沛，汾晉之地，王迹維始，眷言巡幸，且勞經畧，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于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滋華；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

樊遜

對制 問刑罰
寬猛

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姦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

虞謝誨陶。其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
典邦。無關周禮。伏惟陛下、昧爽坐朝、留心政術、明罰
以糾諸侯、申恩以孩百姓、黃旗紫蓋、已絕東南、白馬
素車、將降軹道、若復峻典深文、臣實未悟、何則、人貪
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圖死。故王者之治。務
先禮樂。如有未從。刑書乃用。寬猛兼設。水火俱陳。未
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
皐陶。不仁自遠。但令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
繼為郡守。科間律令。一此憲章。欲聞汲黯之言。泣斷

長洲而泛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宜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爲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

于千載、若令馬見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樊遜

對制 問禍福報應

臣聞五方易辨，尚待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況復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不有通靈，孰能盡悟。乘槎至於河漢，唯覩牽牛，假寐遊于上玄，止逢翟火，造化之理，既寂寞而無傳，報應之來，固難得而妄說。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虢公凉德，蓐收降禍，高明在上，定自有知，不可謂神冥昧難信。若夫仲尼厄于陳蔡，孟軻困于齊梁，自是不遇其時，寧關報應之理。子胥無首，馬

遷廚下、受誅取辱。何可尤人。至如協律見親擢舩得
年。從此而言、更不足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自起誅
隊。行巳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
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于寒火。
前賢往士、咸用爲難。推古比今、臣見其易。然草萊百
姓、過荷恩私、三折寒膠、再遊金馬。王言昭責、恩若有
神。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慷慨有氣、煊爛多文。終策罵題譏世、直發胸懷。一
時奇才也

刁柔字子溫渤海人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强記

至于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天保初除國子博士

魏收撰魏史啓柔同事柔性

專固自是所聞收常所嫌憚

五等爵邑承襲議

時議者以為五等爵邑承襲者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子孫弟柔以為無嫡身立嫡曾孫不應立嫡子弟

議曰柔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為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為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之名本為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仲

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

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子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

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于婦、將不傳重于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有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如禮何、禮有損益、代相沿革、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

中山王　東魏帝禪位於齊奉爲中山王

答杜弼　弼表上道德經注

李君遊神冥窅。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群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物及。運行可以資用。藩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户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勑殺青。編藏

之延閣。

王晞字叔朗北海人六世祖猛晞幼而澹雅有器度
邀遊鞏洛悦其山水徃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
志

復故人書 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起晞復書

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
猘吾豈願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
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
疑其是猘而營護雖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
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

王躋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柰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

朱瑒王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

致陳尚書僕射徐陵書

陳吳明徹圍王琳城陷殺之傳首建康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于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

包胥之念終遣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
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
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
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
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
簉末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
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
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
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

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處孤墳旣築或飛啣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泚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琳梁室忠臣在陳亦未可列之羣賊齊因其託援借榮史策政可明琳苦心未足爲琳辱迹朱瑒此書情激詞楚豈非琳忠義所感深乎

祖鴻勳涿郡人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敕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謝之

與陽休之書鴻勳轉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

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唳鶴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縕襏出藝粱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攸精神于丘墳盡心力於河虞構藻斯之擊繡發議必在芬香茲目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

夫崑峰積玉。光澤者前毀。璐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葢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留矣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于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携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樂事如此福力未易及也豈獨智解不到

北齊書序

儒林傳序

班固稱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行教化者也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是以古先哲王率由斯道高祖生于邊朔長于戎馬之間因魏氏喪亂之餘屬尒朱殘酷之舉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及仗義建旗掃清區縣以正君臣以齊上下至乎一人播越九鼎潛移文武神器顧盼斯在猶且援立宗支重安社稷豈非蹈名

教之地。漸仁義之風與。屬疆埸多虞。戎車歲駕。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魏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禮於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之亡、復徵中山張雕、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狠、

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子王孫稟性淫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有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便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資終無琢磨之實下之從化如風靡草是以世冑之門罕聞強學若使貴遊之華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以括羽儻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同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欲求官正

國治其可得乎冑子以通經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疎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于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伏膺無怠善誘不倦入閭里之内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

北齊書序

恩倖傳序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忘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

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厄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畧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慨然濬思文有餘情求之他篇便或未及將亦齊之祚短事昧無所以發其才緒者也

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倉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漢獄寃囷。自然蒙理。後賜之徒。既成風而慕化。有截之内。皆蹈德而詠仁。號以成康。何難之有。

周書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雲間　顧在觀觀生
　　許清胤介夫輯評　陳念先念生參訂
　　　　　　　　　　陳九疇君錫
勾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黒獺代武川人也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仕魏爲安定公魏恭帝三年崩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日太祖

下朝士令　魏文帝大統十一年

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葢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

是以博訪名才助己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受官爲人臣者誠能以此

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于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

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
既非江右浥潛不無中州荒僿昭音秀骨何處得
來

閔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大統八年生魏恭帝三年命為安定公世子十月太祖崩嗣位十二月魏封帝為周公禪位于帝即天王位寬明仁厚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詞彩温麗

命使省視風俗詔

詔曰上天有命革魏於周致予一人受茲大號予惟古先聖罔弗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王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當草昧若弗尚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聞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教何者不宜時政有何不便得無脩身潔己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為上所知冤枉受罰幽辱于下之徒而

不爲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爲有司所申。鰥寡孤窮不爲有司所恤。暨黎庶衣食豐約。賦繁役省。災厲所興水旱之處。並宜具聞。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

周初詔命。皆倣佛經典。遺模蘇綽之制也。

明帝諱毓太祖長子永熙三年太祖臨夏州生帝於統萬城孝閔踐祚轉岐州諸軍事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于岐州即位

造周曆詔 武城元年四月

詔曰皇王之迹不一因華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爲紀是以容成創定于軒轅羲和欽若於唐世鴻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故曆之爲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則差分積命時時積斯殊開闢至于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曁虞推移餘分盈縮南正無聞疇人靡記晷

往寒來、理乖攸序、敬授民時、何其積謬、昔漢世巴郡洛下閎善治曆、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應其運矣、朕何讓焉、可命有司、傍稽六曆、仰觀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曆、量定以聞、

自任雖修猶恐非是

武帝諱邕字彌羅突太祖第四子也大統九年生于同州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武城二年四月世

宗崩遺

詔傳位

省約詔　保定二年冬十月

詔曰樹之元首。君臨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唯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麤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于尊位。朕甚恧焉。今巨寇未平、軍戎費廣、百姓空虛、與誰爲足、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內調度、朕今手自減

飢。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

甲子乙卯停樂詔 天和元年二月

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哀四始于一言。美三千于爲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念、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毀、此典茫然、已墜于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

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
殷鑒斯在。

武帝

正調外無徵發詔 建德元年三月

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于國、故知爲政欲靜、靜在寧民、爲治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巳、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

宇文賀六並自夷狄瓜分魏國然齊氏子孫歷世

不文周之先後英華不替以此相方齊之尤劣爲可見也

武帝

立通道觀詔　建德三年六月

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幽玄。但岐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朴散。形氣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畧。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賾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岱之崇嶠。守磧礫者。悟渤澥之泓澄。不亦可乎。

宣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建德元年立爲皇太子
宣政元年六月高祖崩即位帝之在東宮高祖
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每有過輒加捶樸嗣
位之初曾無戚容閱視宮人逼爲淫亂公卿已
下皆受誅戮人不自安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災異累見詔 大象元年十二月

詔曰、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寓、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祿。軒轅爲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

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居克念、惡衣減膳、去飾撤懸、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踰等、選舉以才、宮闈脩德、宜宣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

周武身居尊位奉則齊民功德在人曾不及世不有天元來應若斯促也

靜帝諱衍宣帝長子建德二年六月生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大定元年遜位于隋

復姓詔 建德二年十二月

詔曰、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益明辨親疏。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籙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敘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爲曆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寓。累世於茲。不可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

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

鼎祚將移。暇此禮政。蓋已有主之者矣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博覽群書從兄讓爲汾州薦綽

太祖召爲行臺郎太祖問天地造化之始歴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至夜太祖臥而聽之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即拜太行左丞參典機密寵遇日隆

時太祖方欲革易時政弘强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

治心

凡令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

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

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行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江都以後濂洛以前未見此等議論也

敦教化

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

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

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教化之理盡神致微王道所難將無高論

周王澤竭殘矣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

革成業集其事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其[illegible]

詩義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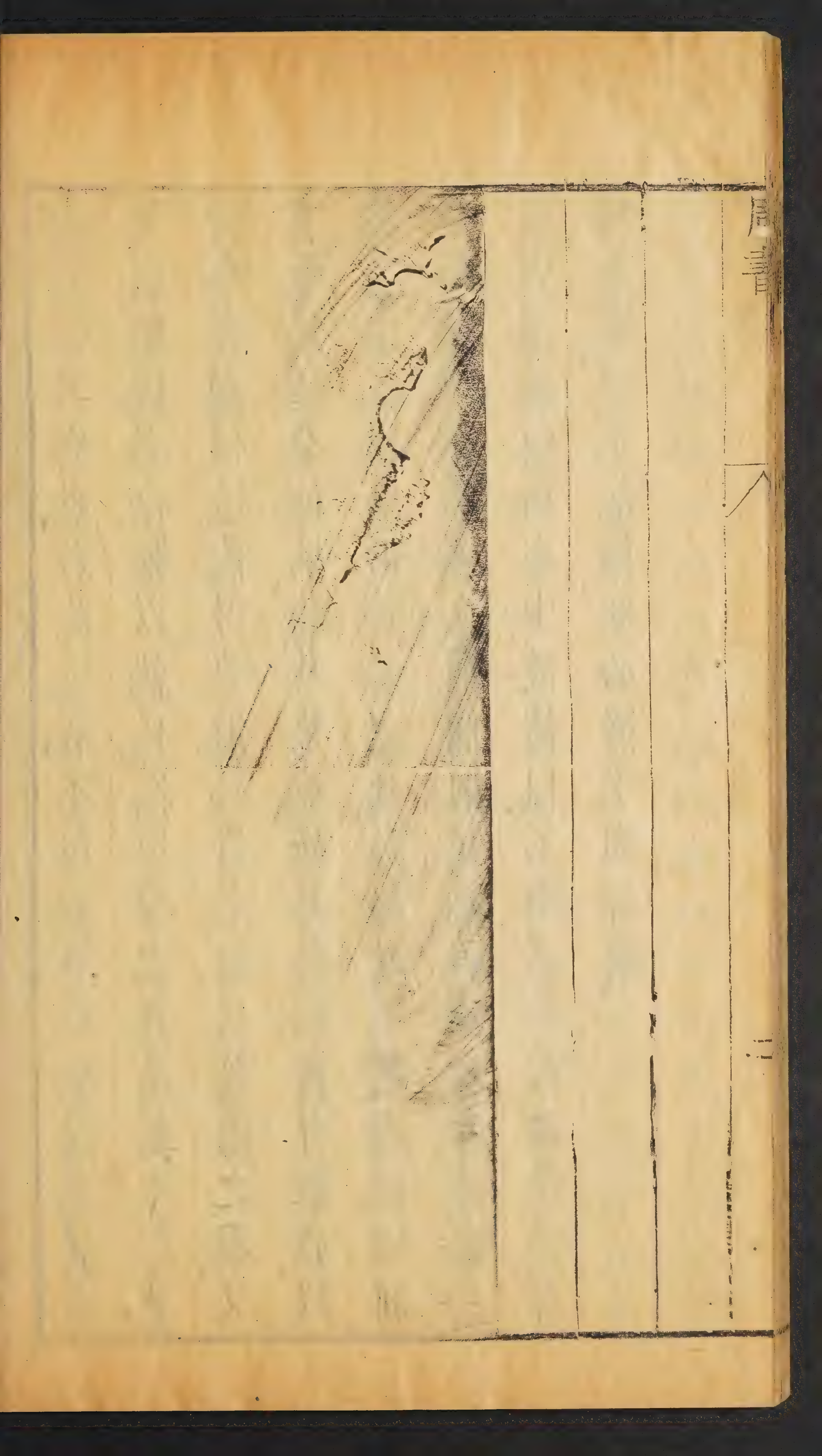
敎化之理盡而政教微王道所繇著由而信

盡地利

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勑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

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

亦有受其寒者若此三者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于刑辟矣



蘇綽

擢賢良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

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于公卿之胄

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所求材藝者爲其
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其材而
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
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令擇人
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
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于昊天
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
務故殷周不待契稷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

役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

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襍不善之人襍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閑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

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别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

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愆悔矣。

卹獄訟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

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將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詞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

天下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

不順上違時令而斷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蕃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庄百宰守可無愼乎若有僻姦臣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殺一儆百以淸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

蘇轍

均賦役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于有漸非旬日

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緝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舉之與息輸稅之民于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于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于正長而繫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强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

用懐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
蘇綽之才可方王猛黒獺之遇不下苻堅卒成周
業者此一人也綽文明辨平直乃令當典策類倣
大誥爲之其亦矯枉之過與

庾信字子山南陽人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信爲
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比旣
有盛才文並綺豔世號爲徐庾體焉梁元帝時
使陵來聘于我遂留不遣孝閔踐阼封義城
縣
侯

哀江南賦序　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
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
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
窮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別館、天道周星、
物極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
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顥之生平、並

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下亭漂泊皐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

之信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

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檝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庾文本自哀豔危苦之言尤爲易工此序畧見其端賦尤佳絕有韻之詞此集不入未及載也。

武帝紀論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彊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纘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疆兵之術乘讐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

功者也若使昱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于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于前王者歟

文閔明武宣諸子傳論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代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達。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求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爲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爲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于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于秦漢之後、論時則

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執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强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者哉蓋勢

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壤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翦黜遍于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莫

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于下國、號爲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秉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于俯拾、殲王侯烈于燎原、悠悠邃古、未聞斯酷、豈非權枯振朽、易爲力乎、向使宣皇釆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于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首尾相持、遠近爲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

異域傳序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矣日月之所臨照至廣矣然則萬物之內民人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庶俗曠求之鄒說詭怪之迹實繁考之山經奇譎之詭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不辯秦皇鞭笞天下黷武于遐方漢武士馬疆盛肆志于遠略匈奴既却其國已虛犬馬既來其民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絕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

非秦漢志甚嬴劉違天道以求其功殫民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内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稱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有周承喪亂之後屬戰爭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邊以權道趙魏尚梟則結媾于北狄厩庫未實則通好于西戎由是德刑具舉聲名遐洎并服疆表輻輳於屬國商胡販客填委于旗亭雖東畧漏三吳之地南巡阻百越之境而

國威之所肅服、風化之所覃被、亦足為弘矣、其四夷
來朝聘者、今並紀之于後、至于道路遠近、物產風俗、
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所記、以備遺闕
云爾

齊煬王論

煬王名憲太祖第五子性通敏有度量高祖深忌憚焉宣帝繼之

史臣曰自兩漢逮乎魏晉其帝弟帝子衆矣唯楚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琊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宮闈佚樂後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終鮮于天下之士焉齊王奇姿傑出獨牢籠于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

曰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至台牧與世同符可謂賢矣

此論直是不愧太史公齊魏陳隋諸史多剪裁成就于唐人之手未有如德棻此書之映秀者也

李賢傳論

賢字賢和賢弟遠遠子植植在太祖時已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恐不被任乃密欲誅護謀泄護乃廢帝害植逼遠自殺

史臣曰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縱橫忠勇奮發亟摧勍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於王府任不過於州郡及逢時值主策名委質或使頻莫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國士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内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

周迄隋鬱爲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
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强寇臨邊
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托遂能撫寧家國開翦
異端革魏興周遠安邇悅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
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
生此厲階成兹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疎間親主無昭
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
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弑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旣闕義
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爲不幸

班范之後别開門戸歐陽之前蚤露風裁如此史
筆方可不愧作者衆書紛紜亦何以然

論乃可不慎作者衆書紛紜亦何以然

夏古之名族譜門戶萬國之前叢鳳其前凡史

竇熾竇毅于翼李穆傳論

史臣曰竇熾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謨以陳出總蕃條則惠政斯洽竇毅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賁彰于本朝義聲揚于殊俗並以國華民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熾遲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効忠之迹或殊處臣之理斯一權言指要其維致命乎是以典午擅朝葛公休爲之投袂新

都篡盜翟仲文所以稱兵及東郡誅夷竟速漢朝之禍淮南覆敗無救魏室之亡而列士貞臣赴蹈不已豈忠義所感視死如歸者歟于李之送往事居有聞於此翼既功臣之子地即姻親穆乃早著勲庸深膺肺腑並兼文武之任荷累世之恩理宜與存與亡同休同戚加以受扞城之托總戎馬之權勢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衛難乃宴安寵祿曾無釋位之心報使獻誠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二公若捨彼天時徵諸人事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函

前之兵叶契岷峨約從漳滏北控沙漠西指峭函則
成敗之數未可量也

戎狄亂華奸雄竊鼎篡竊相尋曾無紀世當時人
臣視亡國易主有如置棊亦既生無愧作矣迨乎
身往代移叛君之罪既無討於故國佐命之烈亦
有取于新朝後之史官遂深評以知機盛稱為識
命既國體宜然而作史之身未或便非往者之輩
所以褒揚虗謬顯背於聖教也李穆早背周恩輸
情國寇在于隋史務極稱崇徒取在彼應我之和

忽忘在我詈人之義令狐魏鄭同爲唐臣爭去如
此邪正之別何等級之可量哉

王羆王思政傳論

史臣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旣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爲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鎭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雖運窮事

蹙城陷身因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周書論

趙善元定楊㯹裴寛敷傳論

史臣曰、自三方鼎峙、羣雄競逐、駿能馳騖、各吠非主、爭奮厲其智勇、思赴蹈于仁義、臨危不顧、前哲所難、趙善等、武行彰于孝友、武誠顯于忠槩、咸竭志力俱徇功名兵凶戰危城孤援絕楊敷趙善類罹德之勢窮、元定裴寛、同黃權之無路、王旅不振非其罪也敷少而慷慨終能立節仁而有勇其最優乎楊㯹屢有奇功狃于數勝輕敵無備兵破身囚未能遠謀良可

嗟夫。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揚攔之謂也。

其言甚邇其神則遠

周書論

鄭偉楊纂路永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裔

裴果傳論

史臣曰昔陽貨外叛，虜其竊邑而春秋譏之韓信背項陳平歸漢而史遷美之葢以運屬既安君道以著則徇利忘德者罪也時逢擾攘臣禮未備則轉禍爲福者可也鄭偉崔彥穆等之在山東竝以不羈之才遭囘于鷙雀終能翻然豹變自致軀組其知機之士歟王士良之仕于齊班職上卿出爲牧伯而臨危苟

免失忠與義其背叛之徒歟令狐整器幹確然雅望重于河右處州里則勲著方隅升朝廷則績宣中外而畏避權寵克保終吉不如是亦何以立蹤名取高位乎

纔有權衡方見尺寸不如是何以居是非知罪之任乎

周書論

藝術傳論

史臣曰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于用博矣徇于是者不能無非厚于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技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于俗習技巧而必蹈于禮者豈非大雅君子乎姚僧垣詠候精審名冠于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兹義方皆爲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

異域傳論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而北狄尤甚焉、昔嚴尤班固咸以周及秦漢、未有得其上策、雖通賢之宏議、而史臣常以爲疑、夫步驟之來、綿自今古、澆淳之變、無隔華戎、是以反道德、棄仁義、凌替之風歲廣、至涇陽入北地、充斥之釁日深、爰自金行、逮乎水運、戎夏雜錯、風俗混并、夷裔之情僞、中國畢知之矣、中國之得失、夷裔備聞之矣、若乃不與約誓、不就攻伐

來而禦之，去而守之。夫然則敵有餘力，我無寧歲。將士疲于奔命，疆場苦其交侵。欲使偃伯靈臺，歐世仁壽，其可得乎。是知秩宗之雅旨，護軍之誠說，寔有會於當時，而未允于後代也。然則易稱見幾而作，傳云相時而動。夫時者得失之所繫，幾者吉凶之所由。況乎諸夏之朝，治亂之迭代，有戎狄之地，強弱之勢無恆。若使臣畜之與羈縻，和親之與征伐，因其時而制變，觀其幾而立權，則舉無遺策，謀多上算，獸心之虜革面匪難，沙幕之北雲撤何遠，安有周秦漢魏優劣

在其間哉。

定有奇識足出古前

古黃聞詩

敳言音請式出古循

隋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雲間　顧在觀觀生　顧之萃宗之

許清亂介夫輯評　陳王前于王叅訂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高祖姓楊氏諱堅弘農人皇考從高祖起義關西位至大司空隋國公高祖襲爵周静帝下詔禪位

報李穆詔　開皇　年　穆上表乞骸骨

詔曰、朕初臨寓内、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虚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

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勅所司、敬屬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高祖

勸學行禮詔 開皇 年

建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抗衡分四海之民鬬二邦之力遞爲强弱多歷年所務權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惟爭是聞朝野以機巧爲師文吏用深刻爲法風澆俗敝化之然也雖復建立庠序兼啟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葢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微相弘益賴斯而

巳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禀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于天財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蒞民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弛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

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父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

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勸學行禮。

下筆所之自爾霏霏輕舉當時臣下未有得其致

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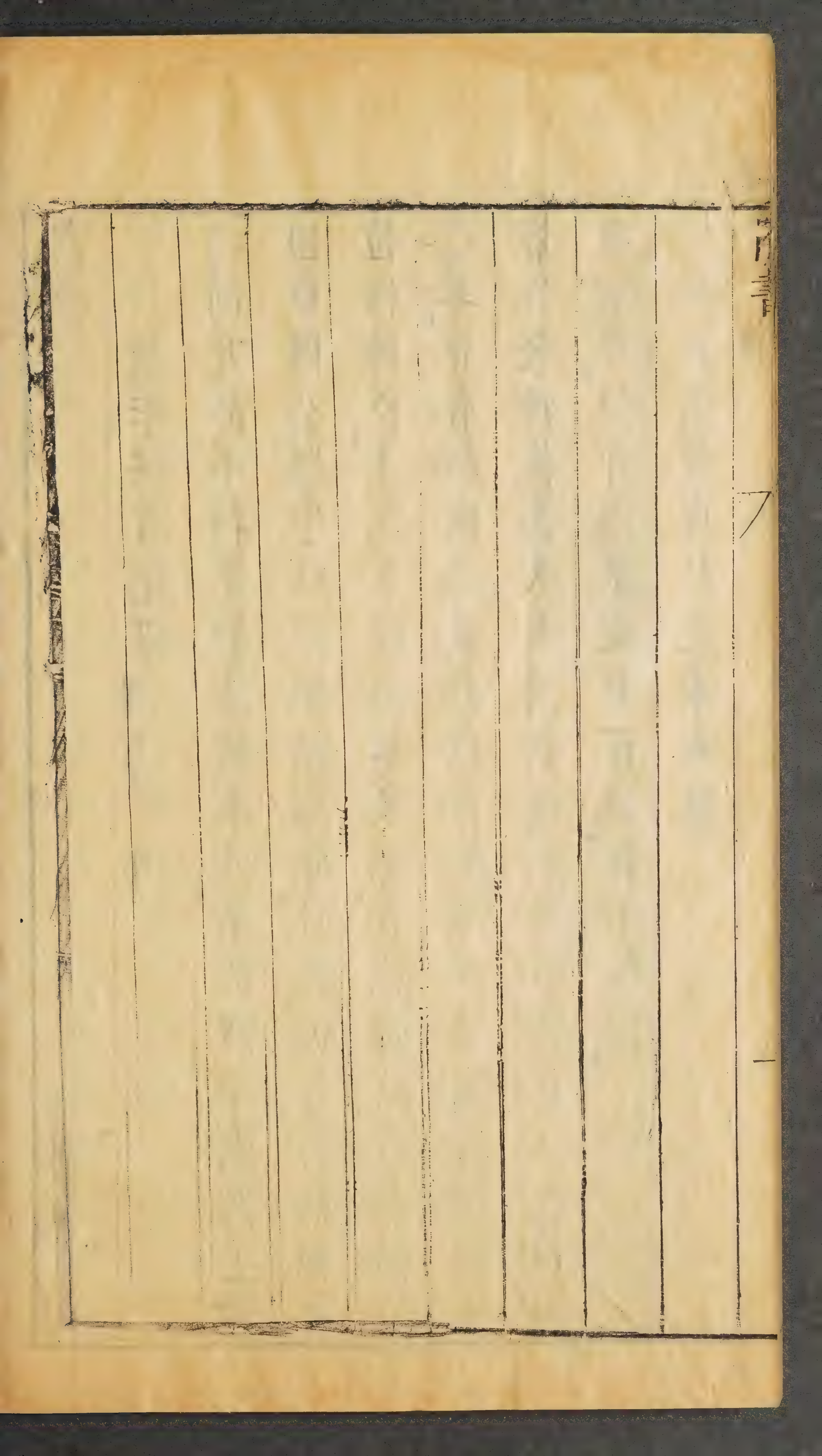
告也
丁年初又自西雷電霹靂衆音者百千宗古雷其火
後自京師及外省府縣亦皆然也
至冬生虫食穀禾苗其後數年等又蝗食禾苗等年

高祖

赦李穆百死詔 開皇 年

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帥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參祕常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如此清裁直是北宋表啟



高祖

報梁睿詔

開皇　年梁睿上平陳之策上善之

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筭縱横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旣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爲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爲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尊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

諒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
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
江東妃偶一破于斯曹魏以來未經斯贖也

高祖

賜高麗王湯璽書　開皇十七年　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上賜湯書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脩理

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正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敦崇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

則長亭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君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愼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

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

高祖之文其淸可鑒開皇年間有以上表華豔得罪者然勿能有改於世浮僞之難破如此

高祖

簡省國學生詔　仁壽元年六月

詔曰、儒學之道、訓教生人、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升之於朝、任之以職、故能贊理時務、弘益風範、朕撫臨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學徒、崇建庠序、開進仕之路、佇賢俊之人、而國學冑子、垂將千數、州縣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爲代範、才任國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簡省、明加獎勵、

聞有聚徒者矣未聞省生者也聞有立學者矣未
學廢學者也此又篡弑請君所不爲

帝諱廣高祖第二子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
屬望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太子勇廢立爲
皇太
子

伐高麗詔 大業二年春正月

詔曰高麗小醜迷昬不恭崇聚勃碣之間薦食遼獩
之境雖復漢魏誅戮巢窟暫傾亂離多阻種落還集
萃川藪於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睠彼華壤剪爲夷類
歷年永久惡稔既盈於是親總六師用申九伐左第
一軍可鏤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海冥道
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

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兔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蹋頓道。第八軍可肅愼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暆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盼則山嶽傾頹。叱吒則風雲騰鬱。心德攸同。

爪牙斯在。服躬馭元戎。爲其節度。

自古用兵未有不以多致敗者不獨隋帝爲然



煬帝

遺史祥書　祥從晉王擊突厥於靈武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戎旃望龍城而衝冠聘很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僶俛從事每思一此我勞如何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

成魚水近者陪隨鑾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藩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氷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禀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闕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疢如疾首

柳昂字千里河東人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顯開皇初為太子太保

請勸學行禮表 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

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盜敎焚拯溺無暇從客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澈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執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

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毀區宇沸騰
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廓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
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改百王之弊無惡
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
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
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
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倫
使至于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
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

方比屋可封輙謂非遠

隋文不事儒學惟務刑沉猜之性本來以然雖爲

旋舉亦復旋廢也



牛弘字里仁安定人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外府記室內史上士開皇初遷秘書監

請開獻書之路表

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于庖羲文字生于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夏時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者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

業憲章祖述制禮刑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
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
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
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
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
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
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
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
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于斯為盛及王

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
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
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
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
委更倍于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
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
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
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
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

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爲

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經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缺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

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illegible]土宇邁于三王，民黎盛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illegible]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

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是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

自秦迄隋載籍興廢於斯可見

[illegible]師

備。籍不求者，

夫圖書乃王者所重也

異近代先令藏書見書亦見秘覽但一律言之

可馬上治之故聖經手定政在於典籍矣故國之本

也中史業是可務與修權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

天下國朝尚有遺逸非所以仰體聖情流前生遺書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宣帝時厥突請婚于周遣晟副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晟因察山川形勝部由强弱皆盡知之

論突厥書開皇元年攝圖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內懷猜忌易可離間因上書

臣聞喪亂之極、必到升平。是故上天啟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

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illegible]國矣

歲類武人能論事情言約而文明宜如趙營平屯
田奏簾矣

田奏疏宋

晁錯漢人能論事情言約而文明宜也諸皆平直也

柳彧字幼文河東人高祖禪位累遷治書侍御史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

請禁絕百姓作角觝戲奏

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觝之戲遞相誇競至于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

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

内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塡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寔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卽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

太平景色何得可少政恐財殫民貧力不辦此坐今世界無意耳

諤字士恢趙郡人好學解屬文高祖受禪歷比部
考工侍郎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
史

論文體書 諤以文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
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
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
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
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
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

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

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
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
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
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
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
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
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
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
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

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謂又論當官矜伐有云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及此二事何其治亂不同異世同情也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人精心好學周宣帝崩高祖總已績有力焉及陳平拜蘓州刺史

遺顧子元書 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子元素感績恩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于唐虞弃干戈于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郊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于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

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强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敵之俗，作虛僞之辭，欲阻功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高祖功臣，鮮能令道自終者，續惟能善處形迹之

間

豫章王

遺崔賾書 賾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更日往來二王之第及河南王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遺賾書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强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簏。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

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隱淪大啓南陽方開東閤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

大要是五官之遺徽

大興文王宮之書[illegible]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人專精好學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戒之以迂誕

高祖文皇帝頌序 道衡上頌煬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識、羲軒已降、爰曁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

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群、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崤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勝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朱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

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幸土糜沸、王弩驚天、金鉦照野、姦雄梃禍、據河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城皐、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郞黃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㺄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

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正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脈之

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
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婢狄后
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
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
朔柳室氊裘之長皆爲臣隸瀚海蹛林之地盡充沙
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
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嶮恬有借僞之君妄竊帝
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
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

極。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緜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僞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勑太子。改正六樂。玉帛鐏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愆犯。歎深在予。薄賦輕徭、

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饑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居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叙上下齊肅左右絕諂諛之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誠慎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庶尹遐邇牧收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

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
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
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感
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
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
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
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
滋百寶用此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
鑄鼎荆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

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莫
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
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
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
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納民壽域驅俗福
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直
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于清廟
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
業遠大豈盡于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趣事紫

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螻蟻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輙緣斯義。不覺斐然。

君父之美人欲其彰彼獨何人見此不悅道衡之殺當決於斯宋郃隋廣果非二物也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人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文友[illegible]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人也

神雀頌序　開皇十七年有神雀降于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讌告以此瑞善心于座請紙筆製神雀頌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鳥司鳳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雜集馳聲南董越

饗雲韶、粤我皇帝之君、臨闔大方、抗太極、負鳳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淸焉、喉鈴啓閉、括地復夏。截海蕩商、就望體其尊、登咸昌其會、縣區浹宇。遐至邇安。騰實飛聲。直暘旁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總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爲百姓、月棲日浴、熱阪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解辮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兆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明効靈、御素游頳

圖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佇白撿之儀。致治成功。柴燎瘞玄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貢。玄應特昭。白爵王鐵豸之奇。白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樓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欃。刷采青蒲。將翔赤罽。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翟翬之鑒。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

召宜徵得之。兹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含章之殿、爰有端爵、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晨宁而徐前、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畤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東之府、並勞觀廻矚、事陋人徵、奚足稱矣、抑又聞之。不刳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漉浸焚原。則螭龍

盤蜿。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僣
育德。臣面奉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
虔儵處西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懋于往賢。逢時盛
乎曩代。輙竭庸瑣。敢獻頌云

頌奏高祖曰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
其事此爲高才矣

其事止為高十矣
須泰高下曰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帶閑此言今見
乎羲代轅鴉肅璵敢獻頌云
後偉處西土陸機以長東陽微臣應千往賢逢勞盛
育德用兩表綸綍垂示休祥積承慕寡不勝讓孚
覬覦是知崖下止殺改兼主宅心島茲存生而淨積

煬帝紀論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

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列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雁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揚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illegible]推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群攻城剽邑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慘慘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讐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爲不悟同被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

矣以迄於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者，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覩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后妃列傳論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鳲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此論清宕別出文獻獨孤氏高祖后蕭后煬帝后

也文獻贊廢太子勇立煬帝蕭后没于竇建德歸

入突厥虜庭

刑法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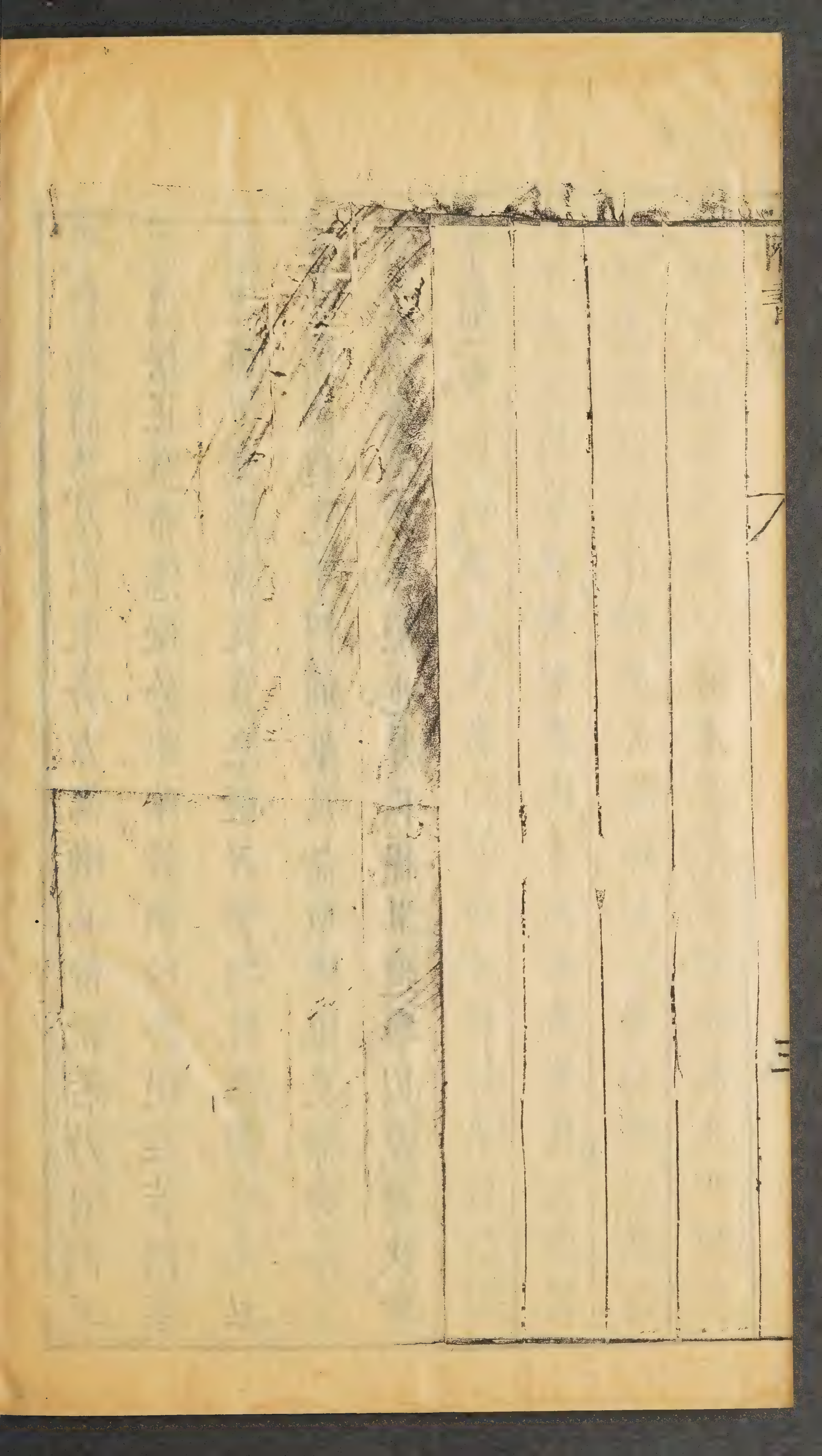
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為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遯心。而

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皇仁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焉鈇鉞焉刀鋸鑽鑿鞭朴榎楚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官鳥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肩體若重華之眚災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illegible]刑尚奉唐堯之德高密流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周以降去德滋遠若

有能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攸繇化爲田叟周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措不用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荊鄰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僟鼓夷蒐宣尼致誚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澥之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膏潤者歟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

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閭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玄默、遂踈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於定國為廷尉、黃霸以為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齋而決事、明察平恕、號為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群后、罕聞殘酷、魏武造易鐵之科、明皇施減死之令、中原凋弊、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實曰輕

平稱爲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轥其餘軌。若乃刑隨喜怒。道挟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脛。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刀臠割。此所謂匹夫私讐。非關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詣。則善惡之本原也。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循吏傳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爲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

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秉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偏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剣割絶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卽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奪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

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宗其賞猶或不爲况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是以傳于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循吏之稱附

而不忘寬惠之音是以傳于來葉故列其行事以槩

之郭屬循任之主轄心乎允務行仁恕餘風遺愛

夫滌下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彼先聲由滅榮

與之清乎夫其所欲歸宗其實稿直不為兆於上聲

隋書序三

外戚傳序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成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

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横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内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之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輙叙其事爲外戚傳云

幕超佳巘文跡常篇乃知沿襲之患亦題理之所

極也

隋書論

梁士彥宇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冑

傳論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葅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

虞慶則元冑武契潤艱厄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快快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試教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隋史序論多魏鄭公作雖未免時趨風致婉秀有見于語言之外可以意一挹也

隋書論

西域傳論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劒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

告捷必將脩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枝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

考定鍾律表　上令妥考定鍾律上表

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

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
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
而聽古樂則欲寐聽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
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
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
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
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
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

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賢夫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

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道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

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自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於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

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儛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尅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教四儛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得於當今傳正雅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儛

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于殿

庭者亦悉附之於後

摭樂志緒餘衍苟止生大指源流亦大可見





